



日本外史拾遺

七

共十三

特別
05
6978
7



門 05
號 6978
卷 7

日本外史拾遺卷七

傳參戎平倭過家有作

湯顯祖

江都岡部英晚香

提戈萬里破林胡袍血初乾
寫戰圖壯氣凌空貂拂
座秋凡入塞雁銜蘆扁舟小
隊趨懷玉杯酒高臺傷
鬱孤忽憶書生舊投筆
与君搥碎碧珊瑚

明詩序

日本國歷代世紀

日本國歷代世紀

一部一冊闕

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六

內市日期

昭和二十九年
九月十日
購求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海
□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三日俱設場貿易闡之內
使云此三日例令內中賤役羣糞穢出宮棄之以故各
門俱啟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諸小瑞相嘗為
推糞者必拳毆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番事
興言官建白欲禁內市蓋慮勾引奸細窺伺禁近
其說亦是但內府二十四監樵布星羅所役工匠廚役
隸人圍人以及諸瑞僮奴親屬不下數十萬人朝夕出入能
保其無夾帶媮諸弊乎又請內市不許貨賣刀劍諸

利器尤為奸謬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晝夜不絕武庫
方資以為用市上刻缺殘物何足為有無以此贗奸未
為通論 萬曆野獲編 卷二十四

日本乞師記

有專紀魯國事者黃宗羲魯紀年四明山案記舟山興
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
闕海見聞紀畧是也 李瑤南疆經史目錄後附 原例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己酉朔唐王在建寧稱隆武

二年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罪從行交
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

南疆經史勅本卷三

王江涇

掛帆又過王江涇
控接再拜張公經
紅雨亂點春袍青
花香人影烟冥冥
柘林二萬倭夜至
張公命將如雷霆
麾下蘇松副總兵
俞公大猷本書生
少好學易傳
蔡清推行兵法
磨青萍平江八百倭
出沒命公所
至靈雨零十里五里長
短亭春風楊柳鷗石鷺
三百年來水如鏡
想公英爽猶江汀
當時戰功豈不

叙趙文華輩欺朝廷
冒功納賄殘生靈
奸相肆毒邦不寧
此輩胡以逃天刑
此輩雖莫逃天刑
盈城流血江
風腥槁東社
鼓聲鼓鑿試聽擊壤歌
昇平

響泉集卷二十三

沈銓

沈銓字南蘋吳興之雙林鎮人
工寫花卉翎毛設色妍
麗可愛日本國遣使來迎
留海外者三年歸時所得金
帛悉散給之戚友蒿藜仍蕭然

馮金伯國朝畫譜卷十二引畫友錄

日本

日本貢道亦從浙福二省自朝鮮之役我往彼來俱從朝鮮之釜山徑渡海面既無多亦無端險至封貢奉起則直自海關入京日本發成陸路通衢矣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初無意內犯向未許多張皇之真是杞人之憂而朝鮮日本向為與國且世通婚姻時閔自一人黷武近已寧帖寂不聞交兵事矣丁職方元甫應奉習知其事且目睹其奉倭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如唐故事且自為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聖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時將帥亦無有與李勣薛

仁貴伯仲者此舉亦豈易言且兵以義起名為師患救災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一旦利其土地即力能郡縣之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及得有辭於我何以風示四夷也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自邢崑田珩以下無一得免邢即出師時舉丁贊畫畫者丁為此謀與勦事科臣徐涵珩石觀瀾者恣意詆而朝鮮君臣惴恐揚言將甘心為丁遂宵遁往亦不復還幸還京西人俱以聽勦歸又六年為乙巳大計徐以不及謫丁竟坐累至斥丁有才氣能任事亦楚人之錚錚者東事奏功十

年之局已結飲至告成即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
欲盡沒戰功嚴核伍籍至為刺眉查覈之法軍心
已大離朝鮮復加飾其罪狀丁遂無辭於朝論矣丁
之初疏豈無數端實中許中情弊者攻擊四起漸
增飛語應之十餘疏而不止益支離失實謂之姦功
生事則可其恨之者至云堂倭奴以壞戰局又云丁欲
自據高麗作夜郎王寃矣○日本自古充狡非諸國
比以元世祖威力十萬之衆僅三人得還後屢招之不
至本朝入貢甚度雖以胡惟庸事暫絕後仍通貢

每天朝主上新立頒用日字勘合可考其嘉靖間入寇
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主不及知也大
抵未貢不為利中國貿易初非肅慎越裳可擬故或
踰期不至中國亦不詰責之正合未不拒去不招之義
石司馬乃欲以封貢糜之保其為忠臣孝子思矣李于
宗城以臨淮勳衛銜命渡海欲借此以後先世曹
國公故封石司馬亦面許之甫至韓^朝鮮即令沈惟
敬執橐鞬庭趨旋為沈部下計怵盡棄節印單騎
逃入閩貽笑遠人賴上恩遂不誅又三年而丁往之事

繼之狼狽脫走跡同亡虜豈止委居命於草莽其辱國甚矣石之負棄不待言其初蘭溪在者揆亦不得辭責

萬曆野史編
卷十七

斬蛟記

閔白之犯朝議朝議傾國救之時宗栢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宋無聞望能大言次年將內計有物色之者因力任東事大司馬石東泉主之內閣則趙蘭谿暫代首揆惟石是聽特遣二主事贊畫皆妙選才望賜四品服以行宋亦加服一品得戮副帥以

下車權特重後碧蹄館敗歸師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其人故者夙名士為太倉相公門人号相如意其能援手時覺傳閔白已死遂作一書名斬蛟記首云閔白平素為吉者非人亦非妖蓋蛟也漏刃於旌陽化成此首素嗜我曾在朝鮮時曾謀放萬鴛於海中閔白恣啖因得割刃而王之者景陽大師也記出遠近駭怪其同邑先達遂作閔蛟記詆之以快宿隙况之閔白實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倉相公曾見此記与否皆未可知也

萬曆野史編
卷十七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及見
甲寅倭平後貧落入京師好燒煉与方士及無賴
輩游石司馬妾父素姓者不嗜爐火因与沈善會
有温州人沈嘉旺從倭逃歸自瓊南於沈或云漳州人
實降日本入寇被擄脫獄沈得之為更姓名然莫能
明也嘉旺既習倭事且云閩白無他意止求貢中國
為朝鮮所逼以故舉兵不過折^東可致表信其說以
聞之司馬惟敬時年已望七長髯偉幹顧盼輝然司

馬大怒立題授神機三營遊擊將軍沈嘉旺亦拜指
揮与其類十餘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馬既以封貢事委
之言無不合言踏交攻不動沈留釜山年餘廷遣制使
二人往封以惟敬為宣諭使偕渡海臨淮李小侯既逃
朝命副使楊方亨充正印以惟敬為副使代之過海
至山城州草草畢封事而倭留朝鮮終不去貢事亦不
成石司馬以違旨媚倭下獄沈為督府邢司馬捕至京
論斬妻子給功臣為奴惟敬無子妻為南妓陳淡如
少亦知名時已老矣沈誅後部曲星散淡如与嘉旺俱

不知所終○惟敬渡海時余家有一舊僕隨之及還云
日本國多凡四時皆然四面皆至所謂颶風也俗好樓
居至十餘層而又不喜陶埴即王居亦以茅覆故易
敗亦易成土俗與舊傳異似惟所談用箸最奇其俗
侈於味強半海錯中國所未名者每宴會雖黃白雜
陳不設匕箸臨食則待奴取小材長尺許者對客削
成札人置一盤既餞便對客折之不復再用每堂無
間必設箸材半楹以備朝夕供具日必再浴不設浴
斛但置密室高設木格人坐格上其下熾火沸湯蒸

之肌熱垢浮令童子擦去然後以水從頂灌之大抵其好

潔如此

同上

日本和親

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故浙江餘姚人也受李民恩氏參
已久後復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漸踈外之龍光積忿
未發會如松奉征倭之命先勝於平壤道後敗於
瑯石歸館久戍朝鮮而封貢議起如松附會文帥宋
應昌及本兵石星連成其事以結東征之局此實情也
一時抑和主戰者議不得伸漸謂軍中行賄媚倭至

甲午四月且有和親結好之說龍光遂借以傾李氏急
變又告如松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御史唐一鵬等信之
遂露章劾如松并東征在事諸臣科臣喬胤同而和
之上命訊之實無此事下龍光究問主使之入不得
法司儼以杖譴上大怒先命立枷後遣戍不數日遂
死三木之下按古來北虜與中國和親惟漢唐有之
未聞島夷敢萌此念若云日本願獻則高麗進
其國女子在祖宗朝自有事例似亦可許至於公主
下降則納幣賜勅宴使定期古來一有故事軍

中安能偽飾以欺外夷況倭奴狡獪為諸夷第一非
沈惟敬輩所能籠絡造為此說者皆出東征失志
游棍流謗都中而言路一二無識者遽登之白簡至
於為諸龍光訟寃辱朝廷而羞士大夫真可痛
恨于文定與石司馬私恨遂記之筆塵以為信然
失國體矣○封事初壞李宗城逃歸上命急遣一
科臣往而皆憚行群起諫止上意已怖會曹學程有
和親割地之說聖怒遂不可解錮獄十年而始釋蓋
鮮倭本與國其婚姻乃恒事但訛云天朝則可恨矣

程鵬起

漢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
思為名多所采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同鄉文熙
議集浙直福粵湖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
為悠謬不經之甚旋為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
罷不行矣有一妾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暹羅
國借兵以攻漢白可令回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
石司馬大喜以為奇策即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
餉召募其僚祿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

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
數萬至閩廣造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橐
中盤桓海上不發始為言者論罷罷輒行後石得罪田
東洲樂乘中樞捕程管數十論成逃歸至今往來南
北携數十女優及惡少數輩遇豪家即令演劇
以博纏頭間有挑之者旋使薦枕連宵閱日恬不知
恥又遍拜薦紳名公稱弟子予嘗遇之廣坐中厯指
其扮費諸婦曰此為鄒尔瞻老師所受此為顧叔時
老師所賞以一漏網健兒汚鱗賢者至此而薦紳

先生無一可叱之者異哉

同上

暹羅

倭軍起時有無賴程鵬起者詭欲招致暹羅舉
兵搗其巢以紓朝鮮之急其說甚詭一時過計者又
恐暹羅入境窺其虛實且蹂踐中華于穀峰宗
伯時在春曹極訕笑以為茫大海人知暹羅在何
方所云調征者已可笑乃又憂其入內地此待取未
時再議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
蠻莫及緬甸相鄰陳中丞用賓撫滇嘗欲與協

力圖緬夷為郡縣可得地數千里事雖無成然其國濱
海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程鵬起泛海求援固屬說
夢即於公談詆亦未得肯察茲久為禮官暹羅為入
貢恭順之國其道理固經何以尚未究

同上

石司馬

大司馬石東泉是以封貢闕白下獄時曹心洛先已久
繫正坐論石得罪者石見之慚欲入地曹顧慰勞有
加云各為國事致禍何敢相尤兩人遂締深交且有
婚媾之議未幾石以憂死曹為經紀其身後甚周

上

悉且津送其軍累時石妻子編管粵西正曹之桑
梓也聞曹歸甲欲縮成前議未知果否此一舉也曹
不失為過厚而司馬地下則有赧色矣

同上

奇兵不可再

戚少保繼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
銃火鼠之屬適林莽中有群猴見而竊效之久之
猴之技勝於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與戰必不
利乃匿壯勇於隱處而以輕銃挑之倭北先擲諸
火器於山嶼內倭之追者尋至猴見髮蹠橫行不

類所習賄疑為異獸將噬之爭燃火發砲倭大駭
狂奔死者枕藉伏兵四起遂獲全捷往丙戌丁亥間
顧冲庵養謙按遼左倭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貨命
以海軍行伍私念大虜目未識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
報虜騎入犯命諸倭仍故裝匿中軍候戰酣時忽執
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馬足皆踏仆就戮
餘騎逆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復命如前法赴
鬪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已先為備矣
乃知田單之牛劉劭之驢俱已陳芻狗再用未有不

敗者如戚少保出身真堪大噱

梅客生司馬

麻城梅客生國禎大司馬少登公車高才任俠其中
表劉思雲守有亦大司馬天和孫時領緹騎與江陵
吳門二相相暱而好文下士梅每遊京師輒以羽林衛士
給之因得衆游狎那如杜牧之為淮南書記時嘗題
詩倡館有門垂夜月梨花冷簾捲東風燕子寒
之句為時所膾炙後至癸未始登第齒已長矣出為
邑令入西臺會劉疇倡亂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薦遼

帥李如松往討而請身監其軍至則親擐甲胄當矢
石屢挫賊鋒鎮城窘急亦自相魚肉獻賊自贖因
奏功還峻遷中丞開府雲中以至右都御史贈今官
如松在環衛故與梅為方外之游握手銜盃誓以功名
各自奮果不負所期云如松後以遼帥戰歿梅亦終
保身名而卒○如松為寧遠伯成梁長子有弟如栢
如楨如楨如梅皆自至大帥俱善以酒色苞苴斂致縉
紳有徽州謝存仁号太涵者為遼陽道參政如梅為
鎮帥出其愛妾一幅畫者与角飲謝酒酣相誤詭立

遣輿贈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剗部下者兄弟才術
大都不出此今楊中丞滄嶧鎬撫遼時亦与如栢結義
兄弟曲宴私覲大抵如前所云建虜匪茹楊從田同
起督師以大兵西路出関如栢時以故遼帥廢於家楊
請於朝使將中軍以為功在漏刻為李氏募土地既
知事不就陰檄如栢率部下全師歸杜劉二帥不
知其旨第奏令奉剗期深入故援路絕隻輪不返李
成梁始起遼東不為無功至是一敗不復亦皆如栢
之力楊李俱論斬如栢死獄中士大夫素以豪傑自

命不幸為此輩所誘入其彀中究至誤身以誤
天下悲夫○先時援朝鮮時蔚山之戰城已垂剗因楊
鎬欲李如栢居首功不許南將先入下令退還倭衆
乘之天朝全師俱潰識者恨之

同上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刺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為一國之
鎮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
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翰天灌地億載同洗日沐
月光景融兩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

國於茲東雍容玉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
出入道從張蓋重儀文賜龍裝禮虔恭天書負石素
尔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翁扈從皇考忠陟降在彼
宇後天監視久益隆尔眾子孫万福崇四年又以日
本國王源道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絲
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
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
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
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

締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字皆順從
善俗誅異習与戎万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
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邇源道義能由功遠島微
寇敢鞠訕鼠竊蠅嘍潛其蹤尔奉朕命搜捕窮
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
復縱什位禽女充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未廷
小喝形庭左在誇精忠碩咨太史疇勲庸有國鎮
山宜錫封惟尔善与山增崇寵以銘詩負石龍石萬
世照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遐旺還賜金鑲玉

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
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
賜國之境土皆屬職方面國有後山封為一國鎮至
其子又請上命封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
詩曰爰海之墟淖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忤懷
賢王惟化之慕道以象□適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
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其禮樂一
視同仁匪偏厚薄碩茲鮮德弗祗所云浪舶風播
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未怒逆以躬或難矧曰

家室王心曾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与王賢直高
山以鎮王國鏤文於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
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淖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
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
諸郡設宴以至上親享之宴其妃於三公府未幾卒於
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諡曰恭順命其子
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
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蘓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
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

妃陪臣如淳泥國王賜与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
賜碑以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為國王并
其國中之一山為鎮國山上親製碑文內系以銘曰截
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為下國洪龐時其南賜
肅其煩熇作彼豐壤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苗靡
疢室家之慶復游□□山之斬矢海之深矣勒
此銘詩相為終始蓋封□□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
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雋蔚斷非視草解揚諸公
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帝兵力僅伸於漠北而屈於遼水

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南古所未賓之國履
自顯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為禮所無也

萬曆野獲編
卷一

王大參戰倭

乙卯倭至永郡劫漕卒一襖其衣匿精銳於空舟令閩
人嚮道者負板牽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玉江涇離城
已三舍聚落繁庶乃棄舟易衣操刀焚劫居民大散
老弱婦女兵死彌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予外祖王會
泉大參守舍獨不去匿隱處瞰倭往來踪跡比其
橐飽將行衆皆先發獨一悍者殿後溷於空室解

刀置於旁大參忽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
再仆圓睛小口膚如黝漆真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大
喜即欲處以禪將堅不從僅受賞歸其後登甲第
談者美其膽勇輒面赤不答乃戒後生勿學我將
虎鬚

萬曆野獲編
卷二十二

經畧大臣設罷

近年朝鮮告急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接時以總
督為不足重特加經畧之号繼之者為顧養謙孫
鏞邢玠書臣遂皆因之矣當倭事起時宋素無威

望物論無以聞外相許者一旦特拔議者崛起且謂
事權過隆不知前此己丑庚寅間鄭洛以尚書日經畧
七鎮時情測方以洛為孤注故無人指摘之而贊畫且
萬世德梁雲龍亦一時之選後皆以邊才致通顯
若宋所帶贊畫二主事亦特賜四品服以示重然俱
潦倒遲暮未幾論罷亦非萬世德等儔匹也若丁
酉年楊鎬以倭事經略遼東以敗亡斥歸至戊午
年鎬又以□□事再起經略遼東遂至三路喪師此
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前此則嘉靖庚戌以至鞏平下

遣都御史高天節經略京城內外尤為古今所無尋又
置三輔經略以王忬翁萬達許宗充之凡四年俱革
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上大不懌煥以他
事見逐然則經略之号非文帥所易當也

同上

提督軍務

國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揮使司其後漸設總兵事
權最重今宇內文臣為巡撫者俱係添設非國初
舊制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如
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其總兵非掛將

軍印者則亦為累朝添設其同事巡撫始得稱提
督軍務蓋舊時名号尚稍低昂而事寄到今則一
矣武臣以總兵官為極重先朝公侯伯專征者皆
列尚書之上自總督建後總兵稟奉約束即世爵
俱不免庭趨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鎮秩位益卑當
督撫到任之初境教至執仗叩首而出繼易冠帶肅
謁乃加禮貌焉嘉靖中即周尚文位三公近日李成
梁躋五等亦循此規不敢踰也正德之季上自称大將
軍總督軍務而江彬以平伯為提督及諸義子

諸大瑞亦移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鮮之
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奏凱歸再以
大帥征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
宋經略宋無知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即以入銜
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府儀僅素服偶坐一切
葵韃盡廢矣武臣銜有提督至此又見時如松
官止左都督

同上

李宗城

自郭勛外則有順天間武清侯石亨之音忠國成

化間撫寧侯朱永之音保國嘉靖初壽寧侯張
鶴齡之音昌國皆以恩倖得之而忠昌皆不修保公
亦不世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求充日本封
使冀事成後曹公故爵幾而逃歸論死歲并侯
失之猶為天下姗笑也

萬曆野獲編
卷六

嘉靖末年倭患

嘉靖末年倭患方熾有光祿卿章煥者奏請每
縣添設知縣數員世宗不允夫滇轅美商叛服不
常以故土流並設為一時權宜計已非典制乃至東

南財賦要地亦欲做此例以擾地方如此建白不蒙
聖主譴責亦幸矣

萬曆野獲編
卷二十二

金元煥

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蕪州之盤門
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鬪致傷徽人婦
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為楚人石楚陽崑
玉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卒不甚看了一而金以
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為意徽人
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為之道地

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
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
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領至盤門
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
諾偕行甫至即具酒餽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
內室俟天明即行叟諧笑善飲人以大觥沃之沾
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聞則斃于累一室囊橐
如洗并飲叟亦無踪影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查不可得
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維瘦死獄中初金之說也

或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大湖為盜魁或云去走西南
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
虹渠司徒家為塾師尋與陳緯兒女姻聞至今
尚無恙 同上

邊材

文臣以勛勞開五等者自正統王靖遠後在天順
則吳縣之徐封武功成化則濟縣之王封威寧一以
天文兼技擊一以騎射兼結納然皆傾危押圍爵
不及竟其身而韓襄毅繼起并世錦衣不得襲

宏治以文治天下縉紳無以武事見知者正德則有太
原之王晉漢行邊制聞俱著勞績得封威寧而
以附麗權貴乘時邀寵君子所羞稱惟王文成以理
學建安攘遂開國封固書生之希邁矣嘉靖初
楊濠庵以先朝勛舊故相起行邊而無戰功可錄
其後楊虞坡出鎮入樞功名亦如之至末年惟滄州劉
常川以文事奮跡而歷踐戎行初為吾浙之嘉湖道臣
出城游徼而倭艇率大衆猝至逼台州解箭到滿一
船因立檣上與健兒十餘曹取射之發輒洞甲盡舟

中之矢倭始退歸而肩髀不能舉則斃已脫矣陸
慶初以少司馬征廣寇嘗一本先外祖王大恭以職
方即贊其軍見其懸一金錢於百步外射必貫其
竅無一矢失者其技真不減陳堯咨他部曲則十得
七八年後以御史大夫總督薊遼口畏之不敢犯塞
然奢淫太恣帳下紀綱卒數百人後堂中羅綺者
不下百人每出游獵駿騎連翩妖童執絲簧少婦
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里同時有宜黃譚二華
者其將畧亦相亞今上初年亦以督薊遼入正中樞

數年而罷為督府時與薊帥戚繼光者比周如一人
然兩人俱以材武為江陵公所器愛日致名姝瑰異以自
固譚又善御女術進之江陵而驗故得久居津要
其揮霍機變自奉驕侈與滄州大畧彷彿且俱享
上壽以功名終二公之捐館不過十餘年外耳劉名
燾譚名編○邊材一路大抵自有賦授及嵩門名家
非書生讀紙上語便可抵掌登壇者即如唐荆川之
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才矣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
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揚正值倭難積勞中暍盡瘁

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
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近日如李見羅其生平
品望出人數等自負亦在留鄴二倖之間金騰用兵
以奏功超遷中丞撫隕為麾下健兒所窘遂不
及展一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被白簡逮治幾伏
法而僅免乃知王文成真天植異粟其用兵幾同韓
白而見羅欲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
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萬曆野獲編
卷十七

江南訛傳

壬辰癸巳間閩白事起安江有士大夫為桑梓計厚
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募義者因相從談武
事此公家世九鄉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狼居
胥想也一時子弟俱能連少年與同鄉純綺輩驟
見馳騁決拾諸事而悅之益務招集健兒同居處
乃至沈命胥徒場伶市棍未免闖入每出則弓刀
侍衛輿馬鮮華人固已目屬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
氣依社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為漢遊客某向樓臺
許敬庵誇言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則

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譽許老成人也心獨疑
且私臺之寫書於江南樓臺朱中丞鑑塘名鷗謨
者釋^甲其狀甚許湖州人恐有不逞輩乘間竊
起為吳越憂初不云諸公子當思謀也朱素喜言
得書大悅遂欲以為功与幕下偏裨輩謀之此曹
積為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要在旦夕
不先發則江左不保朱遽露章言之朝直云連結
倭奴反形已具則先收捕諸公子時予有王房仲士
驕首罹其禍王為寧州愛子受桎梏如俘□意且

非時見法疏入舉朝莫曉其端首次二揆又皆吳越
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按會勘時上意且不測
賴閣中力持之得小批許見疏始大悔恨而事已
無及朱尋擢南刑侍郎去許次年入為大理卿事
亦漸解王坐香廡斥蔭籍其他坐死者尚數人後
皆瘐死獄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其後有昭雪
者還其任子今且拜官矣事始於世冢之比昵匪
人張於游士之好為押闔成於文帥之借端俸功諸
公子之不至夷滅者幸耳可為痛恨可為深戒

兵事驟遷

嘉靖間不次用人如議禮張桂諸公不必言後倭□
事起西臺中則有王思質忤以御使庚戌守禦通
州功陞僉都御史既而倭事起胡梅林宗憲以浙
江巡按御史陞僉都按浙此皆兵事驟遷身難拘
典制若通政使趙用江文華出視倭警歸而報
曰旦夕且平未幾倭大熾懼上譴責乃告訐吏部
尚書李古冲默出題謗訕上大悅從工部侍郎直陞

尚書太子太保仍出視師則人之切齒抑不可比於軍
兵矣此後登進遂少有超異者惟隆慶間張學
顏以山東副使陞僉都撫遼東劉應箕以山西副
使陞僉都撫大同吳克以河南副使陞僉都撫
宣府雖以才望亦出高新鄭嘗銓報宿知也至今上
乙酉陞薊州兵備副使顧冲庵養謙為僉都撫
遼左則以邊材素著庚寅陞蘇松兵備副使李
養昂沫為僉都撫應天則以先朝直臣此後不多見
至壬辰寧夏功成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植當不次

大用然猶先轉太僕少卿尋以愈都撫大同蓋當年
者猶斤、惜名器稍迂其途以酬功而御史徑超愈
堂遂絕嚮矣

萬曆野獲編
卷十七

日圭同異

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
浩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麻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
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奉監觀象
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
會舉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中之

影仍差麻官往河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
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合朔
得真交食不謬上僅報聞寢不行也朱裕蓋以兩京
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下欲立圭於四方此即唐堯分
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日圭未審何代所
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
難馮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幼孜
曰至此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漢外去
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高於日本

占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問以星斗河漢皆云躔度
方向與中華毫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閩廣東南不
知幾方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欤抑南
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
臆斷 萬曆野獲編 卷二十

麒麟錦

武帝故事日本獻麒麟錦十端金花眩人眼目 文佩
韻府卷二十一 六麻

日本古倭奴國

日本古倭奴國唐始改名其地直會稽之東貢道首焉
由寧波入分五畿七道三島附庸之國凡百餘島 大清萬
年一統
地理全圖

長嶼澳

長嶼澳商賈畢集為日本交易之所 同上

對馬郡

對馬郡北去高麗信宿可至 同上

王都中

王都中傳 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

海上異四按積翁追封閩國公謚敬愍改謚忠愍歲大昕元史攷

日本國

日本國在東海中本古倭奴國唐咸亨中更號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併故冒其號東北限大山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蜒故亦曰蜻蜒國有五畿七道三島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旁小國數十皆服屬焉自後漢時始入貢魏景初二年隋開皇二十

年皆遣使貢獻唐貞觀五年命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長安二年復入貢方物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嗣後朝貢不絕宋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至太宗厚撫之元世祖時遣使諭令入朝不受命乃將帥舟師十萬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沒後屢招不至終元世不相通明洪武四年遣使入貢未幾復入寇海上諸郡十四年命禮官移書責之荅書不遜永樂以後雖屢遣使入貢然其各島

諸倭歲常侵掠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諸府數被其害萬曆十四年日本益治兵征服國旁諸小國并欲滅朝鮮有之二十年師渡海直逼王京朝鮮使來告急乃命李如松等討之互有勝敗久之其關其國關白即華言丞相死諸倭兵退朝鮮之患始平終明之世通倭之禁最嚴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卷五十一

東通日本

鄞縣

海府境東南北三面環海東通日本南通閩廣諸番

北接江南崇明上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卷二十七

臺灣

臺灣府

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人所據屬于日本_{李朝}順治六年鄭成功逐荷蘭夷據之偽置承天府名曰東都設二縣曰天興万年其子鄭錦改南都_東曰東寧省并二縣為州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改置臺灣府屬福建布政司分巡_使臺灣道兼理學政駐此淡水同知駐此_竹斬通判駐澎湖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寧德

寧德縣

東洋行縣在縣北一百六十里明嘉靖十四年倭陷城東洋之民棄亂肆掠知縣林時芳申建行縣于此後

同上

臺灣

臺灣縣

海環府境皆是舟人渡洋不辨里程一日夜以十更為率自雞籠淡水舟行至福州港口五更自臺灣港至

澎湖四更自澎湖至泉州金門所七更東北至日本國

七十二更南至呂宋國六十更東南至大港二十二更西南

至南澳七更皆就順風而言海居極東月常早上故潮水

長浪視同廈亦較早焉海多颶風最甚為颶土蕃有

識胎艸生無節則周歲無風一節則颶一次多亦如之

無不驗

同上

大雞籠山

彰化縣

大雞籠山在縣北海中雞籠城之南下有港甚寬廣

可容巨舟數十紅毛嘗築城于此凡往來日本洋船皆以
此山為表 同上

南澳山

饒平縣

南澳山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大海中延袤三百里田肥
沃中有三澳明嘉靖後為倭所據萬曆三年始設重兵
屯守四年築城今為南澳鎮設總兵駐此 乾隆府廳州
縣圖志卷四
十一

日本國考文

疲券之券今人但作倦字亦可作倦列子湯問篇饑倦則

飲神漢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精

於此書雖老不可廢倦也又易震象傳玉弼注古本作惰倦

者懼於近矣見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倦字 盧文弼鍾山
札記卷二

報倭女王詔

東夷傳景初二年報倭女王詔有絳地交龍錦紺地

句文錦裴松之以地應為緋疑傳寫之誤非也地者質

也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光明錦是魏晉時故有

是語 姚鼐惜抱軒筆記卷五
三國志傳

足利古文

尚書卷誓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邠宋本是邠字改之足利古文亦正同而今本多改作岐周案邠從三人卽衆字由識者少遂誤改之龍城札記卷二

日本足利古本

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有樂道忘飢之語鄭箋作瘵飢謂經文必本是瘵字故鄭不云樂當為瘵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穎達本所載經文亦必是瘵飢矣唐石經初刻樂後覺其誤而改為瘵又

証之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瘵飢龍城札記卷一

足利本

衛風淇奥倚重較兮今本倚作猗改宋本足利本猗竝作倚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則為倚字明甚若猗乃美辭上以寬綽美其人此即美其車較似寬綽亦指重較言矣作倚為是龍城札記卷二

元世祖興師

補施虞陽考記云漢武帝出師塞北隨煬帝渡海征

英字文館詞
林四卷佚存
叢書第二
帙收之

遼元世祖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太業至元之
世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也故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二君
之怒上怒而下怨 四書直解孟子
卷二梁惠五下

文館詞林出於洋舶

一文館詞林出於洋舶內多各書未載之文今就其最
佳者錄之又舊存新出碑刻等可取之文尚多或更
俟後人續錄 孫星衍續古文
苑凡例

學士梁公家傳

德清許宗彥撰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

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
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
訓導諱文濂茲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
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啓心次贈太傅諡文莊東閣
大學士諱詩正次癸酉科舉人知嘉善縣事諱夢善
文莊生二子長即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
修公無子嗣公為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
與少司空茲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
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

長者歿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於菑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既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為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挈眷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筆楚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十七年恩科會試未第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

鄉試丁丑會試兩為同考官所取多宿齒文率枯邃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既澹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空守遵義亦奉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亡失或謂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耶一無所尚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

祝釐迎駕次上顧見曰汝未平公奏言臣足疾未
愈祝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大僕兆崙與公同
列退說公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退也五十五年
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
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
宜重宴鹿鳴奉命與宴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
內重與宴者皆止如虛銜惟公獨具官名蓋公老
德清望聞於天聽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刊土式鄉閭
砥柱末俗實有以助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

默邀至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
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
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
子姓侍側嘗喟喩不敢言穀於自奉裘葛未嘗有
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
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為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
平不受餽遺畢尚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
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
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為言公年二十

金其人實未營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
者曰此為^廷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
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麗喪
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
飾二氏之徒不入門不為人慶壽無事不讌客皆足
為居家法顧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
公所行者愈知公為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
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
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

七月十九日卒年九十三年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
如平時其年冬十二月十九日葬公於茅家埠之原遵
公命也大吏以公品望為士民所矜式題請崇祀鄉賢得
旨俞允入祠之日傾城會送前此未有如是之盛者公
与少室趨尚不同而友愛甚篤每當別輒再三握手悲
不自勝少室歎歷中外不名一錢卒後官項數萬金
皆公為措納朋友世舊初終無異視見其子若孫猶恍
恍不忘撫諸姪無異所生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無
大小一稟承公六十年無敢違教令者可謂能齊其家

者矣非誠肅所感而能之乎元配汪宜人同邑水蓮先生
諱惟憲次女先生有知人鑒與編修公拔貢同年公
幼從受業遂訂姻焉宜人勤於持家自少至老未
嘗謝息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長公一歲公性不近內
常獨宿齋中與宜人相見整衣冠如對賓客宜人性
寧澹年愈高遇人愈謙下則孫行者起居亦和顏
色立俟之公或留客共飯倉卒間饌嘗豐潔蓋宜人
夙有所儲以待也編修公每以嗣續為念為公置造室
陳氏亦終其身未御年五十餘先公卒公於書法出天

性十二歲即能為擘窠大字求文莊書者不得暇輒
命公代書徐文穆公夫人墓誌銘即公少作初法顏柳
中年用宋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名滿天下
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
不欲以偽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公名者甚衆其去真跡
遠矣曰存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
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
其人大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
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

具於與孔岩園及張芑堂兩書公書刻石者至夥刻
工徃徃不稱公意惟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二三人
最得公筆法本朝能書人鮮有長於大字者公作
字愈大結構愈嚴九十一歲為無錫孫氏書家廟額忠
孝傳家四字方三尺魄力沈厚觀者莫不歎絕少而工
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雋贍其後不多作曰
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為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
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於小事
皆有常度久久如一日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

眼輒別真偽海寧吳生遇名蹟每潢寫其副嘗語
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老不輟
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
蠅頭字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摭輯得十之
二三裒為若干卷玉繩仁和縣增貢生少空長子
嗣為公後篤學力行有介石之操著書多行於世居
公喪年逾七十毀瘠有加孫四學昌錢唐學諸生
耆乙卯科舉人武義縣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
歷宗彥娶公嫡女比寓於杭嘗得侍公言論竊謂

公行已誠懇似司馬君實善品風度近王逸少浙人
雖婦孺皆知公名所役扈養無不敬公者與宴日
夾道觀者數萬人公不好名而名愈不可揜如此
公之卒也遺命不作行述嗣子屬宗彥為家傳
因次夙所見聞於公者著之篇辭雖不文惟其實
庶公之後人得因此以見公之梗概也

梁同書類羅菴遺集卷首

石星媚倭

朱長春字太復號瀛海万曆癸未進士由知縣召為
刑部主事病歸赴補力詆樞臣石星媚倭危國疏

上削籍為民歸隱城南溪灣閉戶著述好學冲舉
之術累梯數十登墜幾死

陳焯相管齋寫賞編卷二

五百穀手翰

春寒亡賴讀足下新詩煦然陽春矣不肖老且貧先
治邱壠後治居室可謂倒行逆施自取困憊南有之前
池波浩蕩然不可樂饑元白何乃誇於足下哉頃讀郎
報玉師遂有平壤之捷為之喜躍幾不保屐齒東人
杼軸雖空猶堪解敵貂貫一斛涼州索郎與二三
鄰翁拍浮耳熱足下政治不龜手之藥欲圖封國

何暇与杞人共憂樂哉四扇書納外二函二扇乞致元
白令彝對兩卒卒不備穉登頓首再拜孟公先生
足下左長 相管齋寓賞編 卷四

日本入山井鼎

誓字古文

匡謬正俗引商書湯誓之作斷集韻

同汗簡作歛古文四聲韻作歛又曰歛同上又重列

斷新山新新四形云珏摺韻玉篇廣韻作斷日本入山

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古文廿誓字作斷引之謹案以上諸

體皆傳寫之譌也

王引之經義述聞 卷二尚書

詠古

清

屈大均

徐福入海中將以求神異三千童男女五穀工師備
西皇資以行持為海神賜行得平原膏腴可
興利振子盡妃匹留王何神智福也非神仙救民
有奇意詐之出湯火三千誠不易傳今東海中曹州
是其地相連數大洲波濤人罕至自作一蓬萊以
為祖龍戲為仁亦滑稽自是神仙事 玉庫嶺南三家 詩選卷九

豐前豐後

日本國所屬豐前豐後等曰九島又謂之九州 彭大翼 山堂肆

論語徵

子見南子

日本物口口茂卿論語徵曰仁齋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
 心而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按蒯賧奔出
 公嗣位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孔子見之蒯
 賧輒父子之際或協乎子路之不悅慮蒯賧之
 反國耶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使其在靈公時孔子
 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余何益也

英按此說無見禮

是也出公時非也子之見南子非孔子進見之此所以
 誓也然謂出公時則子路問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若孔子
 僅欲使衛父子相協則孔子何必言正名子路亦不以
 夫子為迂矣且孔子助輒矣子貢何以云夫子不為也
 耶蓋蒯賧固不宜為君然輒之初立其位未定若
 一見南子而輒位定位安則心亦安仍是助微矣
 孔子豈有是哉至于子路之不悅止以見此淫亂為

辱而已豈有他故

經句說
卷十五

又

而不與焉

日奔物□□茂卿論語徵曰不與與不相關殊義不與者忘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不以位為樂聖人皆尔何特舜禹舜禹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繼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為是其所以出魏之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注家失之英按此說何特舜禹是也以堯故

忘非也不與以事言不以情意言也集注謂不相關失不與字義然忘字亦莊列之語尔聖人既以天下為一體豈有人而自忘其有身者耶謂忘己有天下毋乃仍蹈其轍欤謂不以位為樂則堯豈以位為樂耶湯武豈以位為樂耶在朱子之意以為一堯湯武皆諸侯亦自有君德舜以耕夫叢跡禹亦既廢而復興而得天位宜為人情之所樂故獨以舜禹言尔然終無解于淺之乎言舜禹也此章与孟子舜之飯糗如州也章淺深自不同也又豈可強同

之歎不與豈不以位為樂之謂耶然謂舜禹以天下為
猶是堯之天下則舜禹常有堯之天下之見者存也
則雖未嘗樂已之位而仍未免樂堯之有位而為堯
樂之也何足以為魏、即唐虞禪讓之義惟孟子能
發明之昌黎韓子所以推尊孟子謂功不在禹下者
也乃反謂自孟子而不明何其謬歟

經句說
卷十八

又

前言戲之尔

論語徵曰子游之宰武城必有急務而子游不知禮樂

之治迂矣然其事必有不可顯言者故孔子微言尔
子游猶弗悟孔子直戲其前言而不復言其意然今
不可知其為指何事尔吳有子游祠則子游終有悟
于孔子之言而去歟 英按此說尤非也左哀八年傳曰
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則武城近吳為嚴邑然
亦未始不當以禮樂治之也但戎備亦宜兼習一旦吳師
至以不教民戰乎弟子列傳曰言偃吳人偽家語誤作
魯人尔常熟縣志有子游墓蓋孔子歿而歸其鄉
也惟子游吳人而學于魯或以武城近吳故使吳人

治之然則用子游字此色者正因眼前無事故尔而
反謂此時必有急務毋乃謬歟若有急務豈有不使
子游知之者耶以為不可明言至師難以喻弟而僅
作隱語令其自悟則當時亦必使強幹者為之豈有
使子游者耶極疑聖人何以有戲言而有此非之
想不知聖人不遠于人情鬱極而易喜尔何足異
歟

經句說
卷二十

又

素以為絢兮

論語徵曰攷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鄭元注曰素
白采也蓋詩素以為絢謂傅粉也絢者謂爛然有
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車得布素分閒五采益
明英按此說非也攷工記素字乃鄭氏之誤解為粉也
此詩所謂素即其所謂巧笑倩美目盼者也絢者謂
禕衣搖翟副笄六珈之類也華服盛飾非可常服
即未見其絢而笑之巧倩目之美盼其素已見其
美况絢時益因有素而尤見其美也子夏不作此解
嘗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故疑詩謂即素即

絢也 至于傳粉之說雖說文解字第七曰粉傳面者
也釋名曰粉胡粉也皆漢人之文而易繫辭傳已明
有治容字則春秋以前豈僅以膏沐為容字假如改
工記素是粉則此素字亦粉矣但論語及改工記凡三
素字皆非謂粉也 經句說卷二十一

倭寇

海上

前年海颶覆盜舟百千盪殫滄海流方謂萑苻
根已絕不數載復黨類衰初傳赤嵌城被掠賊刀

竟破官兜致奎旋聞温州出船哨大帥殉節血觸髀
近來吳淞又警報欲梗市舶司咽喉幾似前代倭寇
擾檣竿如櫛騷邊陲彼倭有家在本國有利則至
無利休後來往被創去揚帆遂歸死首邱今則
閩粵無家者即以海面為菟裘生作鯨牙死魚
腹活計在此肯改謀涉險風濤等平地歛貨賈船
當良時人間安得此樂土倘未之富不待求長魚大肉
日醉飽呼盧探雞謹衆咻夜深時或發高唱滿
天星月翔蛟虬共笑官軍鶴鵝隊風擷浪吼滾

作穉噫嘻字既不能制其死命使遠遁又不能厚
其生理俾內投坐視飄然而去未忽然而去何時一網
打盡無遺留雖未占虛循入滄瀆漸恐徐福占曾
洲私居高目一長嘆茲事隱繫東南百夏

趙翼臨北集

樂書要錄

樂書要錄三卷

唐武后撰日本國殘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一

孝經鄭注

孝經鄭注一卷

日本國傳本洪頤煊補證鮑氏知不足齋刊本

同上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六卷

日本國山井鼎撰阮元刊本

同上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五十卷

唐魏徵撰影寫日本國本原缺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二

兩京新記

兩京新記一卷

唐李肇撰影寫日本國殘本

同上

黃帝八十一難經

黃帝八十一難經十三卷

秦越人撰明王九思自木呂廣等注影寫日本國本

同上

李嶠雜詠

李嶠雜詠二卷

唐李嶠撰日本國本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卅七

騰黃之獸

又有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

本國壽二千歲 一本云龍翼而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

或曰古黃又曰翠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之

令人壽二千歲六典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官

今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其事 軒轅黃帝傳

洋楓行江津亭屬賦

洋楓之奇來何方高檣大碇拂扶桑較人海若不敢奪
天吳紫鳳走遁歲曰此產自長崎島枝秀根蟠老而姣

從來尚葉不高花葉圻還勝翦刻好我聞楓落吳江冷

又稱霜葉紅於二月花獨有洋楓種最異秋如綠柳春

如霞當綠翻紅紅卻綠不與江楓相徵逐微物能操造

化權看朱成碧驚凡俗天桃豔杏滿園紅洋楓也復翔

春風照灼轉因纖雨潤嬌酣更愛斜陽籠我昔南中始

觀此近年漸鬻山塘市廣陵花翁偶載歸一時聲價高

無比老友聿亭買種未用之春來放葉鬪芳菲豈借相

公袍上紫還欺美女口邊脂聿亭好事尤好客每向花

陰施茵席主人既醉客亦醺洋楓與客顏俱赤肯辭百

罰紅螺杯停車點筆胡為哉莫啞梵志因緣幻曾笑麻

姑狡獪來

麻姑擲米于地皆成丹沙

沈大成學福齋詩集卷三十一

倭擾東南

陸義士諱文貴故明人屬郡之婁縣少力田致饒年七十無子當嘉靖時倭擾東南賦役繁重吾郡尤被其困文貴慨然盡出其田輸縣官以紓里中之難而自占餘田八畝屬其隣經紀其喪葬既沒土人為葬於大茅塘之九曲溪有沈銘者為之誌

學福齋文集卷十八陸義士傳

終

